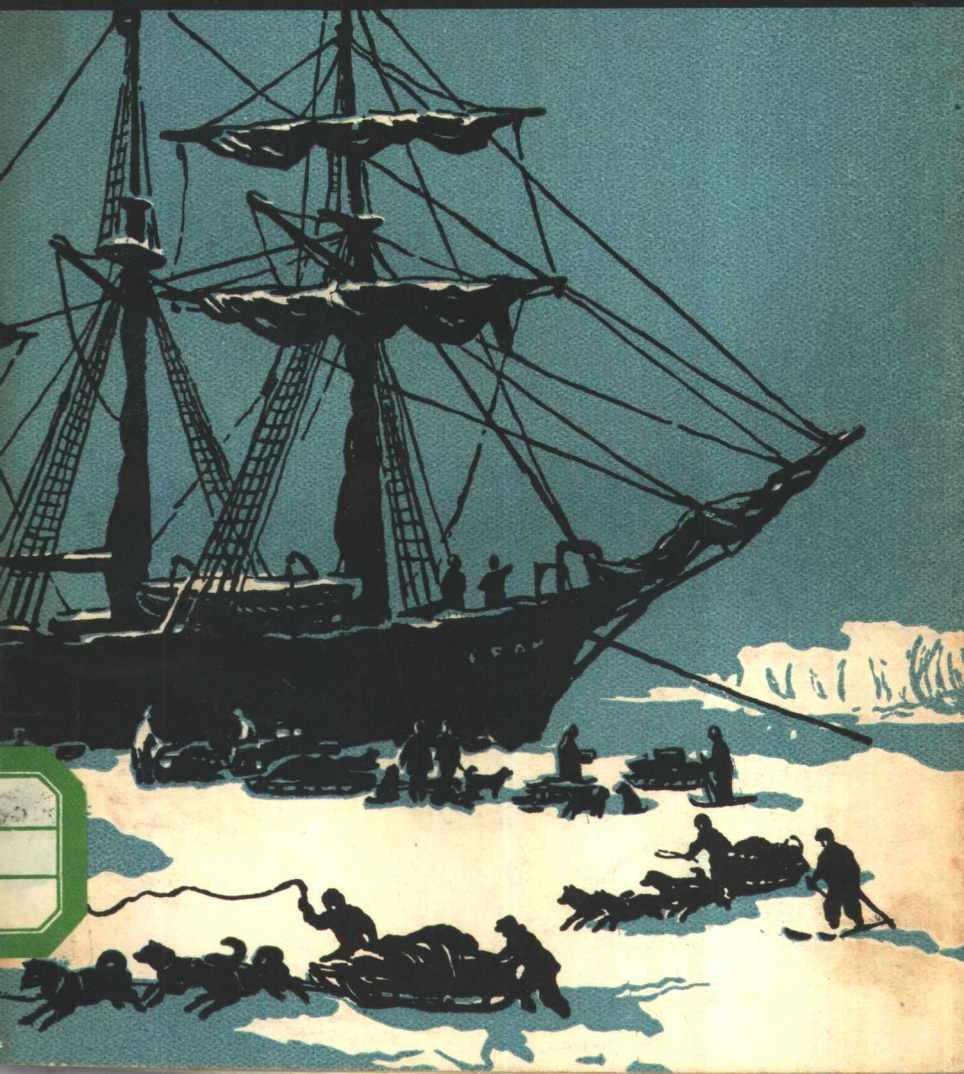


阿蒙得森

——著名的极地探险家——



阿蒙得森

——著名的极地探险家

雅柯夫涅夫著

滕甄平译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9年·北京

阿 蒙 得 森

——著名的极地探险家

〔苏〕雅柯夫涅夫著

滕砥平译

*

中 国 青 年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36号

北京财政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经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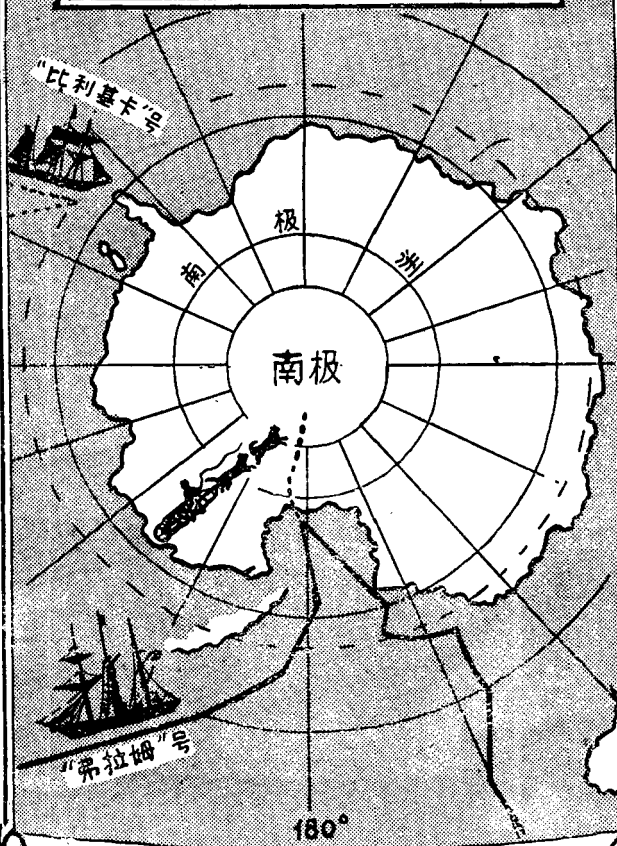
*

787×1092 1/32 7 5/8 印张 1 插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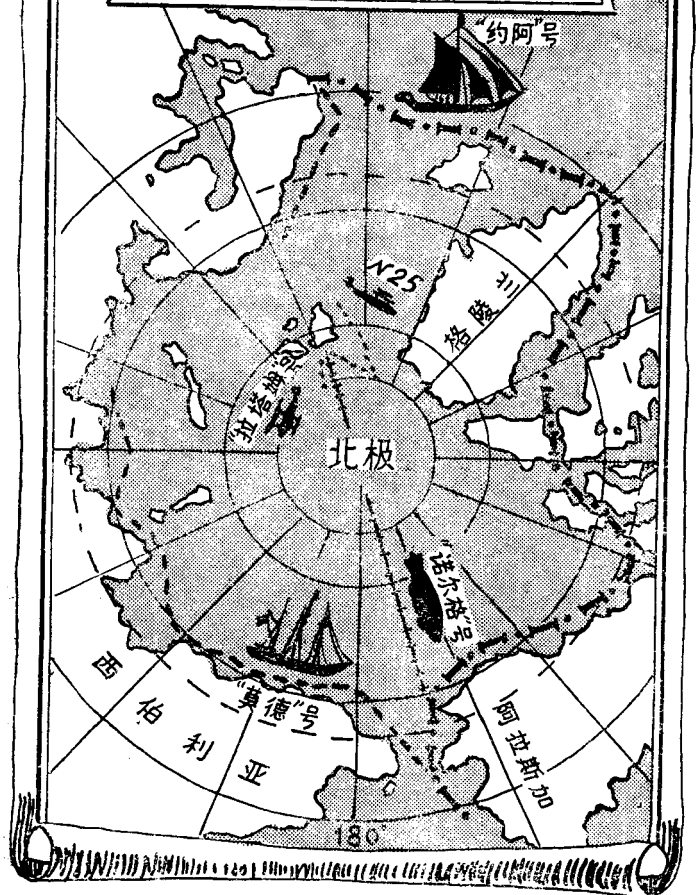
1959年1月北京第1版 1959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定价(7) 0.67元

阿蒙得森在南极探险的路线



阿蒙得森在北极探险的路线



目 次

海在召喚	3
“你将来做医师”	11
“富兰克林探險記”	15
一切为了一个目标	19
意志坚定的人	24
“登上滑雪板横越格陵兰”	28
轉折点	35
第一次考驗	40
差点儿送了命	49
人們都不認識他們了	53
水手	58
向磁极航去	72
南行的路上	76
陷阱	80
阿蒙得森做了考察团团長	91
庫克医师是救命的人	97
向着偉大的目标前进	107

“約阿”号的航行	116
危机四伏的航路	124
两次过冬	131
跟爱斯基摩人做邻居	134
繼續西航	142
大胆的謀略	153
去南极	157
向目的地挺进	168
筹备新旅行	182
三次过冬	194
艰苦的岁月	201
駕飞机去北极	204
为生命而斗争	214
乘飞船飞过北极	221
光荣的牺牲	228

海 在 召 喚

學生們順着一條窄窄的跳板走上了輪船，沿着船邊一個挨一個地坐下來。助教克努特森把每個學生細心地打量了一番。他們人人有個干糧袋，不是提在手里，就是背在背上。最後一個上船的是教師諾爾達里。

輪船的甲板，四面都敞着；只有帆布頂篷給乘客們擋雨、遮太陽。

城市剛剛蘇醒。遠山後面升起了一輪紅日。奴爾馬秦山腳的那片谷地上，還留下了幾片青色的陰影。岸邊的水油汪汪的，一點也不流動。海鷗發出刺耳的尖叫声，在水面上飛翔。

輪船鳴了一聲汽笛，蒸汽在甲板下面噼噼地響了起來。兩個水手撤去了跳板，收起了錨索，於是河岸和輪船中間的水面就逐漸加寬。孩子們都站起來，放開嗓門兒唱挪威國歌：

可不是，我們就愛這些峭壁……

一個身穿綠色短外衣、頭戴綠帽的孩子，唱得比誰都更响亮、更熱情。克努特森按着歌的拍子，朝這孩子點頭。等歌唱完，他微笑着說：

“阿蒙得森，要数你的声音最宏亮了。”

“也最不好听，”坐在阿蒙得森身边的一个爱开玩笑的、金黄色头发的男孩子法里坎宝马上接过来說。

于是孩子們哄堂大笑，你一句、我一句地搶着說：

“阿蒙得森的喉嚨里有只公雞。”

“哪儿是公雞……是海象！听它吼得多凶！”

克努特森拦住这几个頑皮的孩子說：

“好了，好了，别再跟他过不去了。瞧，四周的风景多美啊！”

輪船离开碼頭，开得快起来，于是城市向后退去，越退越远。高山下边那片暗綠色逐渐变成了青色。白色的房屋衬在青翠的背景上，好象是些栖在地面上休息的鳥儿。一列火車从远山背后向城市开来。白蒙蒙的蒸气，象条長長的尾巴，在列車上空拖着。孩子們一心一意地注視着前面的远景。他們中間有好多个，还是第一次沿着这条峽湾去訪問那座紧靠着海边的遙远城市哩。

輪船飞快地駛过了两岸那些峭壁，和建造在峭壁上的一幢幢华美的房屋。前面出現了一个低低的小石島。小島越来越近了，厚厚的石壁和壁上的炮口，已經看得見了。教师諾尔达里指着小島說：

“这个要塞守卫着我們首都的一条要路口。你們看，这些石壁和大炮多威风啊！”

孩子們安靜下来，沉默地注視着防御工事。

輪船繞过了要塞，开进了一条長蛇般蜿蜒着的运河。运

河上面高悬着一座桥梁。桥上有貨車、輕便馬車和行人往来行动。船开到桥下的时候，远处那片朝霧朦朧的大海，就隱隱約約地望得見了。于是孩子們又唱起歌來。

前面，跟朝霧朦朧的大海相連的是一个峽灣的開闊的水面。孩子們一看見這片水面，就唱得更加响亮起來。三只斜挂着白布帆篷的三桅船在多山的海岸下面，順風前進。峽灣的正中央行駛着一只海洋輪船：它和三桅船都是朝着右岸那個小城開去的。

孩子們所乘的小火輪剛要靠攏這個城市的碼頭時，那只海輪已經停泊在鄰近的防水堤邊了。這只來往海外的大輪船，在一些三桅漁船和小火輪中間，就象個巨人。小學生們吵吵鬧鬧地涌上了海岸街，排成了好幾排。戴着黑色帽子的教師諾爾達里走在學生們的前面，教師的助手克努特森走在後面。他們從容不迫地前進，一路仔細觀察那些整潔的房屋、海岸街和船隻。

“看哪，小朋友們，我們已經來到挪威最古老的城市湯斯堡了，”諾爾達里鄭重地說。“這座城市，在我們的首都克里斯千尼亞建立以前，老早就有了。你們看，這裡有多少船啊！它們都是因為捕魚和捕鯨來到這裡的。我打算先領你們走完整條海岸街，然後去看那些船上在做什麼事。”

海岸街上擠滿了人。沿岸停着幾排船，高高的船舷、尖尖的船頭。桅杆上和帆桁上，挂着卷起的帆篷。塗了樹脂的繩梯和纜索，好象一面面的黑色蜘蛛網。每只小帆船的前桅頂部，都固定着一只桶。學生對這些桶，最感興趣。



“那是干什么的？”

“你们是问桅杆上的桶吗？”教师问道。“水手们管那些桶叫‘鴉巢’。船开进冰区的时候，船长就要爬进这个‘鴉巢’，用望远镜了望天边：有没有海兽，有没有鯨魚喷出的水柱。桅杆越高，‘鴉巢’就越高，结果看得也就越远。”

阿蒙得森紧跟在教师身边，一步也不肯落后。教师所说的话，他一个字也舍不得漏掉。这座城市，他还是第一次来，可是海和船……他早就很熟悉了。每年到了寒暑假，阿蒙得森都要从克里斯千尼亚到博尔格去住一向。博尔格是挪威最大的一条河、格罗門河沿岸撒尔普斯堡附近的一个小城市。

格罗門河岸边有他父亲的一个造船厂，名叫威尔文造船厂。一到冬天，那里的岸边总要停泊几十条式样和这里的相同的船。阿蒙得森连这些船是怎样建造的，都知道。因为他过去常跟他的哥哥們一同到造船厂里去玩。

造船厂的工長斯万·烏里森总要殷勤接待他們、回答他們提出的几百个問題、給他們講解船上种种部件的用途，并且讓他們亲自动手制造点什么。造船厂主人老阿蒙得森船長看見自己的孩子們从小就在养成使用鋸子、斧头、錘子、鉋子的习惯，也很滿意。因为他从来不喜欢不爱劳动的人。

他常对孩子們說：“不只要养成用脑工作的习惯，还要养成用手工作的习惯。你們的祖父是漁夫，沒有力量供給我上学，但是他教我养成了双手不断工作的习惯。这样我才成了船長。孩子們应当比父母知道得多，能干得多。不然的話，生活就沒有进步了。”

阿蒙得森能和教师一样，馬上講出船上种种部件的用途，但是他仍然貪婪地听教师講話。每一条船对他說来，都是一个有趣的故事。因为勇敢的人們就是乘着这些船到远方海洋上去猎捕鯨魚、海象、海豹和打魚的。他們既不怕风暴，也不怕严寒。

“可是水手在哪儿呢？”金黄色头发的法里坎宝天真地向教师問道。

“那不是水手？”諾尔达里指指狹窄的跳板上滾着一只大桶的三个男子汉惊奇地問：“难道你从前連水手都沒見過？”

这孩子的臉有点紅了。



“我是第一次到湯斯堡來，”他嘟囔着說。

阿蒙得森立刻轉過臉朝着法里坎寶說：

“你以為水手都是大力士嗎？”

法里坎寶沒有回答他，只是目不轉睛地看着那幾個水手。水手們穿着滿是油漬的翻領襯衫、皮褲子、笨重的長筒皮靴。臉被風吹得粗糙了，也凍傷了……眼睛紅紅的，帶着疲倦的樣子……

“難道水手就是這樣的么？……”法里坎寶失望地拖長聲音說。

“當然是這樣。”

“他們這樣的人是从哪儿來的呢？”

幾個水手現在已經把大桶滾到了石板鋪成的海岸街上一所木棚下面，和許多別的大桶擺成了一排，又回頭朝着跳板走來。

“你們卸的是什麼貨啊？”諾爾達里問他們。

“鯨油，”一個水手用手摸摸便帽說。

“你們到過很遠的地方嗎？”

“到过斯匹次培根，”水手彬彬有礼地回答了，就顺着跳板跑去迎接一位从船上慢慢下来的小胖子。

“听见没有？”教师转过头来，朝着法里坎宝说。“这只船曾经到斯匹次培根群岛附近捕过鲸。那人就是船长。”

那个小胖子，虽然刮过脸，可是跟水手们也没有很大的分别。只有他的短外衣，看来要比别人的干净些，还有就是他的袖子上钉着一条窄窄的、金黄色的带子。

“可是我想……”法里坎宝嘟囔着说。

教师弯下腰，向他问道：

“你想什么？”

但是阿蒙得森立刻插嘴说：

“他想船长一定是个身材很高、力大无穷的人，水手们也都是些大力士。”

教师和孩子们都大笑起来。

“不是的，我的小朋友，”诺尔达里爱怜地说，“水手和船长，并不是跟你在小人书里看见的古代海盗一个模样的。你看，他们都是些极普通的人啊。”

阿蒙得森拉着法里坎宝的手。他知道他很失望。就是他自己，在不久以前，也以为水手和船长都是些特殊人物。但这已是从前的事了。自从在父亲的造船厂里认识了这些人以后，他已经不再这样想了。

学生们彼此大声呼唤着，顺着海岸街走去。到处都是忙忙碌碌的：装着一捆捆海豹皮的独轮手车，沿着跳板慢慢地走着，钉着铁箍的沉重的桶轟隆轟隆地滚动着。港湾里乱成了

一片。到处可以聞到樹脂和咸海的气味。无数的海鷗，一边尖叫着，一边在船桅中間、海岸街上、滿布着油点的水面上飞来飞去。微波从海上吹来，风在帆桁中間低吟着，好象在召唤人們快到遙远的地方去、广闊的地方去。

阿蒙得森沉思地跟在同學們后面走。走到每条船旁边，都要停停，好象眼睛再也离不开船似的。

正从海岸边往城里走的时候，阿蒙得森向教师請求說：

“讓我留在碼頭上吧！我想看看这里的人怎样工作。”

“还有我，我也想留在这里！”又有几个人这样說。

于是教师跟他的助手互相看了一眼。

“克努特森，您和他們留下好不好？我們到博物館去，中午兩队在中心学校集合。”

學生們分了路。大部分学生跟着諾尔达里走了，只有几个学生跟着克努特森留在海岸街上，克里斯千尼亚来的小火輪就停泊在那里。

現在已經不用着忙了。孩子們对于每一只船，都可以看上好久，好象是看什么稀罕物儿似的。

教师走了以后，阿蒙得森开始給同學們講解：船是怎样駕駛的；人們是怎样在遙远的北冰洋上打猎的。他很以自己的知識而自豪；他热情洋溢，有声有色地說着。很明显，对他來說，海就是故乡。

連克努特森也听得很滿意。后来他就不得問这孩子：

“毕业以后，你打算干哪一行？”

阿蒙得森正視着克努特森的脸，断然回答說：

“我将来当海員。”

“你将来做医师”

房門慢慢地开了。母亲低头做着針綫。她抬起头来，看見是阿蒙得森站在門口。孩子的眼睛閃着光，愉快地对着母亲微笑，可是看見老人家眼里有眼泪，就馬上惊慌起来，收了笑容，臉色变得很忧郁。

“您又哭来着，媽？”

母亲低下头去做針綫。她真不愿意讓孩子看見她的眼泪。她沒抬眼睛，哑着嗓子問道：

“送走了？”

“送走了，”阿蒙得森回答說。“小雨老是下个不停。列昂怕把新帽子淋坏了，就放开脚步跑，活象菜园里的一只小兔子。”

阿蒙得森想用这句笑話，逗引母亲欢喜，但母亲的头垂得更低了，孩子听见她在低声呜咽着。

“媽，別哭了！”他說，“您总爱掉眼泪。”

“我并不愿意哭……算了！既然是非走不可，那就讓他走了吧。我的孩子都滿世界流浪去了。他們将来的日子能过得好嗎？”

母亲的声音顫抖着，阿蒙得森看出她在竭力忍住不哭出声来。

“他們會过得挺好的，媽媽。別耽心。他們會找到工作的。我很快也要開始工作了。我不是滿十四歲了嗎？”

母親搖搖頭：

“不，你還不能很快就工作。你應該多讀些書，將來好做醫生。”

孩子走到桌邊坐下來，把兩隻手放在桌上，注意地瞧着母親的臉說：

“可是，媽媽，我不是對您說過了嗎？我將來要做海員。”

“不，你將來做醫生。我不願意你也離開我。我身邊已經沒有人了。只有你一個……”她沉默了一會兒，才又帶着央求的口气低聲說：“難道你也要離開我嗎？”

一個陰影掠過了孩子的臉。他想說點什麼，可又沒有說出來。他從前常常和母親爭執。“我要當海員，一定要當海員！”他這樣反復說過一連兩年。但是從一年前，父親死的那個時候起，阿蒙得森打定主意，不再使母親悲傷了。母親一想起死去的丈夫就要哭。她哭的是，一個大家庭開始崩潰了……今天列昂又走了，身邊只剩下阿蒙得森一個人了。

不過孩子的話，還是說得對。流眼淚沒有用。于是她讓自己安靜下來，從針綫活上抬起頭，凝視着兒子，小聲地、可是很堅決地說：

“這樣吧，孩子，你去學醫。再過六、七年，大學畢業了，咱們就搬到清靜點的街上去住……或者就從克里斯千尼亞搬到博爾格……去過平靜的生活。”

孩子往椅背上一靠，半閉着眼睛聽母親說話。